

电影文学剧本

于 力 著

張 衡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

电影文学剧本

张衡

于力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3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张衡（公元78—139）是我国东汉时杰出的科学家和文学家。

本剧通过张衡在东汉王朝日趋腐败，宦戚争权，巫师、方士之流大搞封建迷信，“图谶之学”风靡朝野之时，坚持科学实践，创制浑天仪、地动仪的艰苦历程，以及在科学研究和爱情生活上的悲剧性遭遇的描写，刻划了他捍卫真理、献身科学的思想品格和鲜明个性，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的黑暗，展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。

语言精炼，富于文学性，是一部有一定水平的历史剧电影剧作。

张 衡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,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 3¹/₄ 插页: 2 字数: 50,000

1983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,8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1·427

定价: 0.30元

人 物 表

- 张 衡： 字平子，剧中年龄为青年至中年，剧中官至河间相；
- 崔 瑗： 张衡挚友；
- 桓 震： 太史令，张衡、崔瑗的老师；
- 桓 娥： 桓震女，与张衡相爱；
- 桓夫人： 桓震妻，桓娥母；
- 兰 竹： 张衡未婚妻，冯公养女；
- 奴 辜： 兰竹使女，车羽师父的孙女；
- 冯少卿： 冯公之子，官至侍郎；
- 车 羽： 匠人，奴辜的爷爷；
- 亶 诵： 会昌侯，方士，图谶专家；
- 亶 羸： 亶诵之女；
- 杨 震： 太常卿、大司徒；
- 其 他： 冯公、冯府侍婢与仆役（伍伯）若干、亶府幕僚、作法方士、粥棚老父、青年刑徒、晷景待诏、众待诏灵台门吏与仆役、博士祭酒、众太学生、公卿百僚、众儒与仕子、和熹太后、殇帝刘隆、大将军邓鹭、大长秋郑众、宦官江京、张贤、翟酺、浮阳侯孙程、顺帝刘保、宦者、宫女、歌舞伎、亭长、校尉、商贾、市民、灾民、羽林军、小张衡（八岁）、门下功曹。

字幕（女声解说）：

天幕渺渺，地阔无垠，早自洪荒远古，中华民族的智者就去扣动天门和探测地心。我国东汉时代的大思想家和科学巨人张衡，便是其中一个杰出的精英。

他在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地理、机械、文史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，这里所回忆的，是张衡发明“候风地动仪”的故事。请历史老人让逝川倒流，把我们带回到一千八百年前……

第 一 章

破败的滴水祠，帷幔飘零。

青铜香炉上，夔龙浮雕面目狰狞。

威严的滴水神。

墙上彩绘斑駁——

怪兽：獬豸，血口大张；

怪兽：穷奇，腾空欲飞；

怪兽：辟邪，仰天长啸；

怪兽：飞廉飞虎，破壁欲飞……

壁画：《玄鹤图》。一个巨大的头影投在图上。

地上一堆炭火，烟雾迷离，头影在火光下闪动。

火光投在一张有棱有角的面孔上。鼻梁与眉峰曲线占据了大半个银幕。一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神几上的“候风地动仪”模型出神。

是个青衿士子。他慢慢抬起头，向《玄鹤图》投去深沉的一瞥——

突然，玄鹤从《玄鹤图》上破壁而飞。出片名。

在飞鹤与怪兽壁画交替出现的背景上，叠片头字幕。

祠内，一切都恍若梦境。

秋虫呻吟。

帷幔后藏着一个人，他从缝隙里窥望仕子，半是疑惑，半是好奇。

铜仪……

眼睛……

一切都浸沉在静谧而玄妙的色泽里。

仕子的睫毛一眨不眨，他突然眉峰耸起，双目如炬

幻觉：

地震，地光奇幻。

屋倒房坍，车羽家门前横陈一尸，儿媳扑哭，孙女奴辜扑到儿媳身边痛哭：“娘——”，又扑向车羽：“爷爷——！”

车羽，一个老匠人，双眉凝聚，欲哭无泪。

村庄里，灾民呼天呛地……

……

幻觉消失。仕子凝视着炭火。

他就是张衡。

一双麻鞋围着张衡走了一圈——窥视者走出帷幔。

张衡仍然默视出神。

来人也是个仕子，望到他瑟缩双肩，便脱下青衫为他轻轻披上。张衡惊醒，慌忙避谢。

仕子笑笑，跳上神龛，向河伯神大大咧咧作了个揖：

“怠慢了！”他一把扯下帷幔披在身上。

他就是成为张衡毕生好友的崔瑗。

崔瑗与张衡把臂相见。

崔瑗指图：“你在琢磨什么？”

张衡捧起地动仪：“地动仪。”

崔瑗：“地动仪？”

崔瑗审视“地动仪”模型，神几上一折《太玄经》掉下来，飘出一张枫叶。

张衡激动。

他正欲拾起，风来，把枫叶吹到断壁之外。

张衡急忙追出。门前，崔瑗纳闷地双眉微蹙。

二

晚霞。

张衡、崔瑗负囊在原野上赶路。（剪影，远摄）

枫林在望。

张衡激动，载欣载奔至林下。

枫叶如荼，张衡如醉。

崔瑗欲折，张衡心疼地拦住，默默摆首，似护亲人。

崔瑗询视沉思：“嗯……？”

两个人仰天躺下。张衡凝视枫涛。

枫叶。流云。

〔画外〕崔瑗：“为什么你见到枫叶就这么出神……？”

沉默。

张衡一声轻微而沉重的叹息——

三

回叙——

枫林似火，云蒸霞蔚。

南阳西鄂，冯家后园。

两双脚踏着枫叶默默走来。

枫林深处，张衡与一个少女默立。

她神色抑郁。长长的睫毛环绕着一对惆怅凄凉的大眼睛。

这是张衡指腹为媒的未婚妻兰竹。

小丫环奴辜，眉清目秀，眉心上长了一颗妩媚的朱砂痣，正在拣枫叶。

她首先打破了沉寂：“你们的婚事，姑娘的生身父母从小就给你们定下了！现在老爷怎么总不提呀？公子都快

走了！”

张衡郁郁。

兰竹凄然。

沉默。

张衡愤懑地揪住一枝枫叶。

兰竹拉住他，心疼地把枫枝扶回原处。

奴辜：“哼！我看老爷是嫌公子……”她看了张衡一眼，话没说完。

风来，枫涛澎湃。

一枝连理枫叶飘然落下。

兰竹拾起，默默地递到张衡手中。

四目相对。

张衡似有所悟，兰竹微笑。

四

途中枫林。

张衡沉浸在回忆里。

崔瑗仍在询视：“后来呢？”

张衡惊醒：“呵……”

崔瑗把落叶扫拢，燃起篝火。

〔画外〕崔瑗：“后来你去提婚了吗？”

沉默。

火光时明时暗。

〔画外〕张衡：“她的养父嫌我没有功名，迟迟不让兰竹和我完婚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……”

五

回叙——

銮铃震耳。

南阳郡城楼下。

邓鹭大将军的仪仗浩荡而来。前有百数匹“导骑”开路，后有百数匹“从骑”荷载扈从。中间是红紫缤纷的彩旗队、鼓乐喧阗的骑吹队，两行步卒簇拥着一部华丽的驷马鞍车，身披金甲的上蔡侯邓鹭大将军端坐其上，他五十余岁，两撇短须，肥硕无朋，踌躇满志。

南阳郡太守率从僚匍匐两侧，焚香迎接。

远处是争相围观的人山人海，兵丁抡枪使棒，驱赶人群向后。

鞍车前的八匹白马配着红缨，十分英武。

冯府门前。

八个白马武士簇拥着门下功曹驰进双阙。冯公“拥慧”（执帚）迎门。

奴辜向后园奔跑，一路高叫：“姑娘！兰竹姑娘！”

六

平子读书台。

冯少卿献媚地跑来：“平子！平子！”

七

冯家后院。

奴辜伴兰竹兴冲冲地奔出。

八

枫林。

张衡神彩奕奕随冯少卿走来，按捺着兴奋。

九

冯家正厅。

冯公正招待邓鹭的门下功曹和随从，殷勤得无以复加，催仆人——时称伍伯，献酒与果脯。

门下功曹向冯公递上一个红缎包裹，打开来，是一帧木札。

门下功曹：“上蔡侯邓鹭大将军已到南阳郡，现在在太守府等候张公子的回音。这是大将军给张公子的书简。”

冯公诚惶诚恐，笑逐颜开。

张衡随冯少卿进门。

门下功曹略略欠身：“张公子吗？”

张衡以礼相待，冯公捧简奉上，脸上是讨好的神气，殷勤了许多。

张衡抽出随身所佩书刀破启封泥。

侍婢们欣喜地互递神色。

冯少卿羡慕而庆幸的神情。

冯公踌躇满志地捻须。

纱幕后，一双期待的眼睛——兰竹。

奴辜两手合什，默祷上苍。

张衡阅札，眉峰慢慢蹙起。

门下功曹察颜观色，颇为纳闷，唯恐张衡不明内情：“邓骘大将军是当今太后的胞兄呵！”

伍伯、侍婢闻之惊讶。

冯少卿愈发羡慕。

冯公更加踌躇满志。

门下功曹：“公子到将军府上，无非是为图讖^①神文做注，一般的方士都做得了，未必比公子写《两京赋》更难吧！”

张衡把幕僚送上的佩绶缓缓退回。

冯公大感意外！

冯少卿疑惑不解……

① 图讖，东汉国典，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宣扬神学迷信的隐语、预言之类。

纱幕后，奴辜焦急：“公子他……”

兰竹的眼睛却出奇的沉静。

奴辜悄悄问兰竹：“图讖神文？就是方士写的那些预卜吉凶的话吧？”

兰竹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正厅，张衡默然退出，门下功曹颇觉尴尬，冯公愠怒。

冯少卿打圆场：“大人旅途劳顿，先早一点歇息吧……”

门下功曹：“好，我今夜里就在府上候张公子的回言！”

— ○

兰竹绣楼。

冯公手执一个玉佩暴跳如雷：“太不识抬举了！他不
应召去做官，把这个定亲玉佩——”他把玉佩狠狠往兰竹
的绣几前一拍：“退给他！”

兰竹在几前默座，面无表情。

冯公：“别人的话他不听，你就不会去劝劝他？！”

兰竹一语不发。

冯公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兰竹偏过头去不看他。

冯公大怒，举起玉佩欲掷。

奴辜扑上欲抢救玉佩，冯公把奴辜一掌打倒在地上，

把玉佩狠狠摔在青砖地上。玉佩掷碎。

— —

枫林。

兰竹在一棵枫树上题诗……。

— 二

平子读书台。

油灯边摆着地动仪模型。

矮几上排开木简，张衡正给邓鹭大将军用刻刀刻写复简：“死罪，死罪，敢言之。上蔡侯邓鹭大将军麾下……”

琴声。

他提笔又止，心情矛盾；

侧耳聆听，琴声旋律深沉……

步出茅庐，着履，抬头望去，看到绣楼倩影——

— 三

枫林深处，绣楼。

兰竹操琴，几置博山炉。

奴辜手执枫叶，用犹带童声的嗓音随琴吟唱。

绣楼外的枫树林里，张衡听歌，在兰竹题过字的枫树干上看到四句诗：

枫遇霜兮其色愈丹，
松遇雪兮其志弥坚，
梅愈寒兮其花犹艳，
兰遇风兮其香益远……

兰竹的情影远远映在镂花木门的素绫上。
张衡眼睛湿润了。

一 四

枫林。

秋风萧瑟，落叶飘零。

张衡身背行囊，与兰竹作别。两人无语凝噎。

他努力做出一个笑容——然而却是苦涩的；

她也努力回报一个笑容——然而却是酸楚的。

兰竹倚在题诗的枫树上，仿佛时时都会倒下去……

秋风……

落叶……

张衡心如刀割。

他嘴唇翕动，讷讷欲语，却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

归鸦……

落日……

黄叶……

一双脚踏在黄叶上，他终于上路了，走了几步路再一次回头——

兰竹倚树而望，柔若弱柳。见张衡回首，再也按捺不住了，扑过来，倒在张衡怀里，泪如雨下。

秋风……

落叶……

最后，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两个字：“……珍……重！”便回过头去，再也不敢看张衡上路了。

张衡远去，琴声仿佛又起……

日落。归鸦。

枫树干上的题诗在夕照中分外醒目。

一 五

篝火跳动。途中。

张衡手捧枫叶诗：“琴声就这样送我上路了……”

崔瑗焦急：“那……兰竹姑娘哪？”

张衡叹了口气，神色茫然。

崔瑗捧过枫叶诗默读：“你上路是去——？”

张衡：“去洛阳找桓震夫子请教天文算术！”

一 六

南阳地震灾区。

城垣颓陷，墙倒屋塌，瓦砾无际。